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



**第二届鲁迅文学奖
获奖作品丛书**

短 篇 小 说



华文出版社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

短篇小说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 编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.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
杂志社编. 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075-1230-4

I. 第… II. 人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
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6126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>

电子信箱: webmaster@hwbs.com

电话 (010)83086853 (010)83086663

新华书店经销

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9.75 印张 133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01-10000 册

定价: 16.00 元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
获奖作品

(以得票多少为序)

作 品	作 者	原出版单位
《鞋》	刘庆邦	《北京文学》
《清水里的刀子》	石舒清	《人民文学》
《吹牛》	红 柯	《时代文学》
《厨房》	徐 坤	《作家》
《清水洗尘》	迟子建	《青年文学》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
评委名单

主任委员 铁 凝

副主任委员 程树榛 肖复兴

评委委员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马津海 刘震云 李敬泽

季红真 陈思和 胡 平

曹文轩 章仲锷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备选篇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楼下楼上》 | 何玉茹 |
| 《为兄弟国瑞善后》 | 尤凤伟 |
| 《拇指铐》 | 莫言 |
| 《一周半》 | 李冯 |
| 《青柠檬色的鸟》 | 严歌苓 |
| 《鱼》 | 阿来 |
| 《准备好了吗》 | 戴来 |

编者的话

本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承办，评奖范围为1997—2000年在全国报刊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。评奖工作于今年4月启动，至6月1日为作品征集阶段。各地作协、各行业作协、各文学期刊及总政文化部等经过审慎甄别向评委会推荐的作品约为140余篇。

7月份，由杨少波（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）、陈戎（《北京日报》文艺部）、董兆林（《小说月报》）、冯敏（《小说选刊》）、李敬泽（《人民文学》）、程绍武（《人民文学》）等7名资深编辑组成的初选小组阅读了全部推荐作品，在充分讨论交流之后，投票产生了12篇备选篇目。

8月份，由铁凝、程树榛、肖复兴、陈思和、曹文轩、刘震云、李敬泽、季红真、胡平、马津海、章仲锷等11名成员组成的评委会认真研读了所有备选作品，经过热烈而严肃的讨论、辨析，最后在8月23日，以每篇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选出了5篇获奖作品。

本书收入了全部获奖作品。初选阶段提出的其余7篇也一并收入，列为附录。

获奖作品以得票多少为序。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

2001年9月

总 目 录

1.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名单
(以得票多少为序)
2.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委名单
3.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备选作品名单
4. 编者的话
5. 获奖作品目录



目

录

获奖作品

- 《鞋》刘庆邦 (1)
《清水里的刀子》石舒清 (23)
《吹牛》红 柯 (41)
《厨房》徐 坤 (61)
《清水洗尘》迟子建 (93)

附录：备选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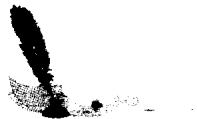
- 《楼下楼上》何玉茹 (127)
《为兄弟国瑞善后》尤凤伟 (149)
《拇指铐》莫 言 (169)
《一周半》李 冯 (203)
《青柠檬色的鸟》严歌苓 (233)
《鱼》阿 来 (255)
《准备好了吗》戴 来 (277)

鞋

刘庆邦



刘庆邦 男，1951年生，河南人。当过农民和矿工。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3部，中短篇小说集6部，约300万字。曾获全国煤矿乌金奖，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奖。现供职于《中国煤炭报》社。



鞋

刘庆邦

有个姑娘叫守明，十八岁那年就订了亲。姑娘家一订亲，就算有了未婚夫，找到了婆家。未婚夫这个说法守明还不习惯，她觉得有些陌生，有些重大，让人害羞，还让人害怕。她在心里把未婚夫称作那个人，或遵从当地的传统叫法，把未婚夫称为哪哪庄的。那个人的庄子离她们的庄子不远，从那个人的庄子出来，跨过一座高桥，往南一拐，再走过一座平桥，就到了

她们庄。两个村庄同属一个大队，大队部设在她们庄。

那个人家里托媒人把订亲的彩礼送来了，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，有灯草绒、春风呢、蓝卡其、月白府绸，还有一块石榴红的大方巾。那时他们那里还很穷，不兴买成衣，这几样东西就是最好的。听说媒人来过彩礼，守明吓得赶紧躲进里间屋去了，手捂胸口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母亲替女儿把东西收下了。母亲倒不客气。

媒人一走，母亲就把那包用红方巾包着的東西原封不动地端给了女儿，母亲眼睛弯弯的，饱含着掩饰不住的笑意，说：“给，你婆家给你的东西。”

对于婆家这两个字眼儿，守明听来也很生分，特别是经母亲那么一说，她觉得有些把她推出去不管的味道，她撒娇中带点抗议地叫了一长声妈，说：“谁要他的东西，我不要！”

母亲说：“不要好呀，你不要我要，我留着给你妹妹做嫁妆。”

守明的妹妹也在家，她上来就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，说她才不要那个人的破东西呢，她要把那个人的东西退回去，就说姐嫌礼轻，要送就重重地来。



“再胡说我撕你的嘴！”守明这才把东西从母亲手里接过来了。她有些生妹妹的气，生气不是因为妹妹说的礼轻礼重的话，而是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。那名字在她心里藏着，她小心翼翼，自己从来舍不得叫。妹妹不知从哪里听说的，没大没小，无尊无重，张口就叫出来了。仿佛那个名字已与她的心有了某种连结，妹妹猛丁一叫，带动得她的心疼了一下。她想训妹妹一顿，让妹妹记住那个名字不是哪个小丫头片子都能随便叫的，想到妹妹是个心直口快的，说话从来没遮拦，说不定又会说出什么造次话来，就忍住了。



守明正把东西往自己的木箱里放，妹妹跟过来了，要看看包里都是什么好东西。

姐姐对她当然没好气，她说：“哪有好东西，都是破东西。”

妹妹嘻皮笑脸，说刚才才是跟姐姐说着玩呢。向姐姐伸出了手。

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，坚决不让妹妹看，连碰都不让妹妹碰，她把包袱放进箱子，啪嗒就锁上了。

妹妹被闪了手，觉得面子也闪了，脸上有些下不来，她翻下脸子，把姐姐一指说：“你走吧，我看你的心早不在这个

家了！”

“我走不走你说了不算，你走我还不走呢。”

“谁要走谁不是人！”

母亲过来把姐妹俩劝开了。母亲说：“当闺女的哪个不是嘴硬，到时候就由心不由嘴了。”

家里只有守明一个人时，守明才关了门，把彩礼包儿拿出来了。她一块一块地把布页子揭开，轻轻抚抚摸摸，放在鼻子上闻闻，然后提住布块两角围在身上比划，看看哪块布适合做裤子，哪块布做上衣才漂亮。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也顶在头上了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。她的脸早变得红通通的，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。想到新娘子，她把眉一皱，小嘴一咕嘟，做出一副不甚情愿的样子。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看，她就展开眉梢儿，耸起小鼻子，轻轻微笑了。她对自己说：“你不用笑，你快成人家的人了。”说了这句，不知为何，她叹了一口气，鼻子也酸酸的。

有来无往不成礼，按当地的规矩，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。这对守明来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平生第一次为那个将要与她过一辈子的男人做鞋，这似乎



是一个仪式，也是一个关口，人家男方不光通过你献上的鞋来检验你女红的优劣，还要从鞋上揣测你的态度，看看你对人家有多深的情义。画人难画手，穿戴上鞋最难做。从纳底，做帮儿，到缝合，需要几就节儿，哪个环节做不对了，错了针线，鞋就立不起来，拿不出手。给未婚夫的第一双鞋，必须由未婚妻亲手来做，任何人不得代替，一针一线都不能动。让别人代做是犯忌的，它暗示着对男人的不贞，对今后日子的预兆是不吉祥的。为这第一双鞋，难坏当地多少女儿家啊！有那手拙的闺女，把鞋拆了哭，哭了拆，鞋没做成，流下的眼泪差不多能装一鞋壳儿。做鞋守明是不怕的，她给自己做过鞋，也给父亲和小弟做过鞋，相信自己能给那个人把第一双鞋做合脚。在给父亲和小弟做鞋时，她就提前想到了今天这一关，暗暗上了几分练习的心，如今关口就在眼前，她的心如箭在弦，当然要全神贯注。

守明开始做鞋的筹备工作了。她到集上买来了乌黑的鞋面布和雪白的鞋底布，一切全要新的，连裕襟和垫底的碎布都是新的，一点旧的都不许混进来。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让母亲觉得有些可笑，



但母亲不敢笑，母亲怕笑羞了女儿。母亲悄悄地帮女儿做一些女儿想不到、或想到了不好意思开口的事情，比如：女儿把做鞋的一应材料都准备齐了，才想起来还没有那个人的鞋样子。不论扎花子，描云子，还是做鞋，样子是必要的，没样子就不得分寸，不知大小，便无从下手。女儿正犯愁，母亲打开一个夹鞋样的书本，把那副鞋样子送到了女儿面前。原来母亲事先已托了媒人，从那男孩子的姐姐手里把男孩子的鞋样子讨过来了。女儿不大相信这是真的，但从母亲那肯定的目光里，她感到不用再问，只把鞋样子接过来就是了。她心头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感动，遂低下头，不敢再看母亲。

拿到了鞋样子，等于知道了那个人的脚大小。她把鞋底的样子放在床上，张开指头拃了拃，心中不免吃惊，天哪，那个人人不算大，脚怎么这样大。俗话说脚大走四方，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。她想让他走四方，又不想让他走四方。要是他四处乱走，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。她想有了，应该在鞋上做些文章，把鞋做得比原鞋样儿稍小些，给他一双小鞋穿，让他的脚疼，走不成四方。想到这里，她

